2023.1.5 星期四
责编 曹建平 | 版式 小张 | 校对 小缪
江南晚报

吴风越雨

上坝村的绿水青山

| 姜桦 文 |

南太湖的季风吹过起伏的丘陵，一场秋雨将我带进温润水湿的江南。细雨中，风吹动梧桐树的叶子，落在宜南山地美丽的青山绿水之间，那是陶都宜兴丁蜀镇的上坝村。

上坝村古称“凰川”，地处宜兴市西南部江浙两省交界处，与浙江长兴隔山相望。“茶海碧林间，悠然见上坝”。三面环山、绿荫覆盖的上坝，走在村里，那从山涧中潺潺而来的溪水，隐于山中的民宿，蜿蜒的丘陵山地，上坝，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一处能够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地方，更是一个与新时代新生活同频共振的绿意氤氲的名字。25平方公里土地，20个自然村组成的丘陵村落，溪水清风，立体而生动。

沿着向阳涧，从村中心的健身步道出发，一路竹林环抱，雨声从树叶的缝隙中落下来，整个山地似乎都被雨声所引领。上坝的龙箭自然村，村庄虽小，名字却很有来头。相传乾隆下江南，到湖汶磬山崇恩寺寻父，路遇一位荷着锄头的老人，便问此地叫什么地方，老人无语。不是因为木讷，是这里原本就没有名字。乾隆皇帝说：“你看这里小溪曲折，宛若青龙，山上流下的水则像一支箭，没有名字，那就叫龙箭吧。”于是，龙箭村自此得名。

我们来上坝时天色将晚，暮色渐暗。潇潇秋雨中，一处处水池波光闪耀，如同龙鳞。这就是上坝村龙箭自然村的龙鳞坝。龙鳞坝沿着山势蜿蜒而下，一层一层，每一级都建有蓄水池。水池或大或小，大多呈弧形。水流从高处倾泻下来，从山坡上流过，层层叠叠，带着竹节一般的响声。在上坝，不需要找导游，村支书周培育直接领我们上山下山。周支书是土生土长的上坝人，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每一道溪流、每一个人，即便暮色浓重，他也知道那些道路在哪里转向，溪流在哪里拐弯。而他看似随意的介绍，记录下来，就是带着特殊情感的导游词。

其实，何止是周培育。山道上，大树下，那些悠闲散步的村民，每一位都是上坝村最好的导游。看到任何一位陌生的游客，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告诉你，再往前走一走，就是茶马古道，就是乌峰岭。乌峰岭是宜南地区最高的山峰，山的另一边就是同属宜兴湖汶镇的廿三弯和浙江湖州长兴县的北川村。乌峰岭声名并不显赫，却是一座著名的茶山。东临太湖，三面环山，上坝村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温润的水土，适宜的气候，使得这里茶园连片，红茶、绿茶、白茶、黄金茶都很有名，其中，坝上彩虹、坝上春天已做成品牌。上坝自古就是唐贡茶产区，陆羽在《茶经》中记录的那条江浙茶马古道就藏于山中。走在上坝村，你听那些人的口音，除了宜兴本地话，还有人说温州话、闽南话的。他们都是当年翻山越岭从浙江来山这边寻生活的人。作为东部茶马古道上的江苏门户，乌峰岭和山脚下的龙箭古村，见证了山南山北人民的交往和情谊，如今，江苏和浙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分山南岭北，一代又一代，他们早已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在上坝，茶与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上坝村茶园面积超过3000亩。全村4000多人，与茶产业相关的村民就有千余。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茶叶已成为上坝村“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和农业支柱产业。宜兴的丁蜀镇是千年陶都，紫砂壶的名气何其之大？嫩绿的茶叶坠入紫砂壶，经过乌峰岭上山泉水的浸泡，一片片平常的东方树叶，承载着村民们世世代代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上坝之旅就是清心洗肺之旅。在这里，清冽的空气搅着桂花的香味，你瞧那一行走在路上的游客，正忍不住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地吸氧。经历千年沧桑，时间涤荡尘世的喧嚣。偏居宜南丘陵腹地的上坝村没有过度开发，很好地保持着千百年来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龙鳞坝、彩绘墙、稻草人、半山客栈，处处都是游人打卡拍照的好地方。“上山，上水，上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安宁的上坝村开始流传起这样一句话：“就生活而言，我们的村庄就是世界。”这句话除了当地的宜兴话、无锡话，还有温州话和闽南话版本，但更多的还是普通话，只是这普通话带着鸟语泉鸣和悠悠茶香，带着世代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宜南山地的深情依恋。村支书周培育是出生于上坝村的70后，早些年一直在外地做生意。前几年，因为故乡故土的召唤，他终于回到老家，做了上坝村的村书记。为了对得起组织和乡亲们的这份嘱托和信任，周培育带领村民，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修缮江浙古道，修葺龙鳞坝，开发向阳涧边的竹海与乌峰岭下的茶园，发展乡村旅游。不仅于此，最近，他们又和外地客商合作，启动了上坝康养基地建设。从前那座深陷山坳的偏僻乡村，正以奔跑之姿、奋斗之势，跃然于新时代的大潮。但不管何时何地，上坝都始终保留着一份质朴和淡然，那是绿水青山赋予上坝人的最高明的智慧。

山青地绿，天高水长。来上坝，在乌峰岭上听悠悠山风，在茶马古道感受大地醇香的心意，透过青翠的竹林饱览南太湖风光，上坝村的每一处山坡、每一个角落，缤纷的色彩无不在描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斑斓与惊艳。

那是千年陶都五色大地的深情注视，那是广袤太湖投向宜南大地的一束绿色的光。

冬的音符

摄影 佚友

忆 林

草房子

| 木堇 文 |

不知为何，住在高楼里，突然想起童年的草房子，泥垒的墙，稻草排的屋顶，屋里是高高低低的泥地。

草房子不大，只三间。东房间放了两张床，东西向的杉木做的大木床。

姐姐的床在客厅的一角，哥哥大了，有独立的房间。

阳光好的冬天，草房子很暖和。妈妈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给我们纳鞋底，织毛衣。我和姐姐帮妈妈拆旧毛衣，我们学妈妈跷起二郎腿，把一头的绒线绕过脚底，再从左手穿过，绕成一团粗粗的线圈，然后，我们开始绕线团，有时候是姐姐两腕绷直线圈，我绕线团，有时候，我来绷直线圈，姐姐绕线团。

如果是冬季的阴冷天，妈妈会生起铜制圆脚炉，放在客厅的泥地上，脚炉上裹上厚厚的妈妈缝制的旧布块，我们交替着放上自己的脚取暖。馋的时候，会打开脚炉，在里面丢几粒米，看它噼啪噼啪炸成香香的爆米花，用筷子夹起，吹去上面的黑炭末，一粒一粒吃掉。

更冷一点的时候，妈妈还会把火炉搬到客厅，一边烧水一边取暖。草房子很快就暖融融的了。妈妈拿出为我们准备好的用竹片削成的小竹针，一针一针地教我们学织小围巾。有时候，姐姐不知从哪弄来细钩针，教我用彩线钩花边，还钩一只只小花碗。妈妈扑闪着黑长的睫毛，边纳鞋底边笑着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她便亮起了嗓子唱“洪湖水浪打浪”，那时候，妈妈皮肤滋润，有一头黑色的秀发。

冷急了，草房子也会打激灵，在屋檐下冒出一条一条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冰凌，下雪的时候，草房子成了七个小矮人的童话屋。我们跑出屋子，从屋檐下掰下一段冰凌，嚼一口，咯嘣咯嘣响，舌头冻得无知觉，啊啊地叫完再咬一口。屋檐上的雪被有多厚，屋内就有多暖和。

草房子里总是有鸡来，一只一只又一只，它们咯咯咯地相互呼唤，伸缩着头颈快步走来，或是扑着翅膀飞过来，草房子的泥地上，会有鸡拉的粪，我和姐姐就嘘嘘地把它们赶出门槛，然后，在外场上，撒上一些稻谷，看它们飞快地奔过去抢食。

草房子的房间里，吊着玻璃圆灯泡，瓷白色的灯泡罩子，晚上，妈妈会拿起一只只鸡蛋放在灯泡边上，这边照照，那边照照。妈妈让我学找鸡蛋里的小黑点。妈妈说，有小黑点的鸡蛋才能孵出小鸡来。她挑出这样的鸡蛋，让老母鸡孵出了一群又一群的小鸡。我们吃鸡生的蛋，吃妈妈养的鸡，在鸡汤里放一些自己种的大蒜，一口气可以喝完一大碗。

草房子的前面是菜园子，春天一来，野蔷薇开了，菜花开了。草房子的泥墙壁里有许多缝隙，周围香气扑鼻，蜜蜂飞舞。它们钻进墙壁的缝缝里，也想住进草房子，两只三只地躲进一个泥缝里。小伙伴们一手拿一只玻璃瓶，一手拿一根细树枝，像掏耳朵似的，掏泥墙缝隙里的蜜蜂，蜜蜂爬进透明的玻璃瓶。小伙伴还会比赛，谁挖的蜜蜂多。草房子一定痒痒的，咯咯咯地笑。

后来，草房子老了，下雨的时候很悲伤。

爸爸抱了一捆稻草爬上屋顶，草房子的悲伤仍然会来。

外面下大雨的时候，草房子里下小雨。

那样的晚上，我们和草房子一样悲伤，一夜睁眼到天亮。

后来，草房子越来越老。换成了大一点的黑瓦白墙的平房，黑瓦白墙的平房也老了，又换成了二层楼的新楼房，渐渐地，我们长大了，离开了家，住进了很高很高的大楼里，晚上，远远地看，一盏灯就是一个家。

这时候，我们不再织毛衣了，鸡也不见了，挖蜜蜂的伙伴头发开始变白，妈妈的牙齿开始掉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草房子，想念一块可以造草房子的空地。想念童年和童年的小伙伴，想念妈妈的黑发和歌声。想在那里，也造一间，现代的草房子。